

衢州文獻集成

〔子部〕

第
118
册

衢州文獻集成

黃靈庚 諸葛慧艷

主編

〔子部〕

第
118
冊

第一一八冊目錄

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卷五十五至六十三)

(宋)江少虞 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卷一至十一)

(宋)江少虞 撰
日本元和七年(1621)活字本

一一一
一一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事實類苑卷五十五

江少虞 撰

忠孝節義

范文正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
云此而為郡陳優厚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
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
也

二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費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田以給羣從之貧者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絲一匹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並見水經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

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
歐陽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速退
以全節豈可更俟驅逐乎承禧歎息無以答既而
以太子少保致仕

卷遊
祺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樞密後主之稱疾不
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警以固守時張洎為喬
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

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于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者已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屍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墓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掘得屍以手加額上如所覩者見楊文公

范談

劉溫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惇厚動必由禮義父諱岳
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益渴又見之惻然
亟令致奠瘞于郊外五代士人鮮躡禮義溫叟篤行為
世所推

馬遂

慶厯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發兵
圍之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

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手殺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水呼守城者垂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爾能束身出城公為爾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陷血膏劒戟肉飽犬彘悔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答遂度終不能聽乃復白曰公有密旨願屏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避遂急擊賊仆地扼其喉斃死左右兵

至遂被殺聞者莫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特

為之作傳

出洹水
燕談

趙師旦曹覲

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
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逼境諭官屬吏民使
避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
職耳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
陷趙與監兵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日趙

方出其妻藏於山谷之間有一子棄草中賊去比三日
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
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酋謂
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變者今日猶不拜耶曹竟不屈
至晚積薪燔死于時本路至漕運者與曹有舊仍依師
旦事勒書於石朝廷贈觀太子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
受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使
君之事嶺外率知之康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絕

劉潛

劉潛以州從事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
亭左右忽報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
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謂之曰子
死於孝妻死於義孝義之事件集于家並見卷遊錄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
遇石必避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輶馬以遺之徒步還家

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其母助葬者數千人

支漸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號躬行徒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鶴徘徊松上狐狸馴側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有一狐狸環呼坟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羣鳥翔集中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

涕淚流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為之悽惻隣舍子勾氏自娶棄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迎其親侍奉不衰漸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脫復生步履輕健飲食如少年人以為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栗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助

孝治詔為資州助教

出澠水燕談

朱壽昌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訪尋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行多以歌詩美之蘇子瞻為作詩序且譏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恚恨會定為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時至不測賴上保之止黜為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結舌不敢為

一字

鍾離君

予為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
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
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
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
此穴地為魅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
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
破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後質

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為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言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門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